

全绣像足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红楼梦



原著 · 曹雪芹
高鹗

中国出版集团 · 现代教育出版社

全绣像足本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红楼梦(下)

原著：曹雪芹 高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 / (清)曹雪芹著, (清)高鹗著. - 北京: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4.11
(全绣像足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ISBN 7-80196-015-7

I. 红… II. ①曹…②高…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4797 号

版权说明:

本书由现代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本书内容。法律代表: 吕晓光

责任编辑: 曹 靖 田 慧

丛 书 名: 全绣像足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书 名: 红楼梦 (下)

著 者: 曹雪芹 高 鹗

出版发行: 现代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 2 区 1 号金瓯大厦 邮政编码: 100029

电 话: (010) 64423901 传 真: (010) 64420542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787 × 1020 1/32 总 印 张: 39.12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7-80196-015-7 定 价: 39.00 元 (上、中、下)

目 录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1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8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17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27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39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51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60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72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82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93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104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114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125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134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144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153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164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175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185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202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211
第一零零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220
第一零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229
第一零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240
第一零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247
第一零四回	醉金刚小鳊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255
第一零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驄马使弹劾平安州	264
第一零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271
第一零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279
第一零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288
第一零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297
第一一零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诘失人心	309
第一一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318
第一一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327
第一一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335
第一一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344
第一一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351
第一一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360
第一一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369
第一一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379
第一一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389
第一二零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401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话说宝玉才祭完了晴雯，只听花阴中有个人声，倒唬了一跳。细看不是别人，却是黛玉，满面含笑，口内说道：“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并传了。”宝玉听了，不觉红了脸，笑答道：“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过于熟烂了，所以改个新样。原不过是我一时的玩意儿，谁知被你听见了。有什么大使不得的，何不削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里？倒要细细的看看。长篇大论，不知说的是什么。只听见中间两句，什么‘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陇中，女儿命薄’，这一联意思却好。只是‘红绡帐里’未免俗滥些。放着现成的真事，为什么不用？”宝玉忙问：“什么现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咱们如今都系霞影纱糊的窗榻，何不说‘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呢？”宝玉听了，不禁跌脚笑道：“好极，好极！到底是你想得出，说得出。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好事尽多，只是我们愚人想不出来罢了。但只一件：虽然这一改新妙之极，却是你在这里住着还可以，我实不敢当。”说着，又连说“不敢”。黛玉笑道：“何妨？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何必如此分晰，也太生疏了。古人异姓陌路，尚然‘肥马轻裘，敝之无憾’，何况咱们？”宝玉笑道：“论交道，不在‘肥马轻裘’，即黄金白璧亦不当锱铢较量。倒是这唐突闺阁上头，却万万使不得的。如今我索性将‘公子’‘女儿’改去，竟算是你诮他的倒妙。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所以宁可弃了这一篇文，万不可弃这‘茜纱’新句。莫若改作‘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陇中，丫鬟薄命’。如此一改，虽与我不涉，我也开怀。”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头，何用此话？况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等得紫鹃死了，我再如



此说，还不算迟呢。”宝玉听了笑道：“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笑道：“是你要咒的，并不是我说的。”宝玉说：“我又有了，这一改恰就妥当了。莫若说‘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

黛玉听了，陡然变色。虽有无限狐疑，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罢。刚才太太打发人叫你，说明儿一早过大舅母那边去呢。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所以叫你们过去呢。”宝玉忙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儿还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宝玉忙道：“这里风冷，咱们只顾站着，凉着呢可不是玩的，快回去罢。”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儿再见罢。”说着，便自取路去了。宝玉只得闷闷的转步，忽想起黛玉无人随伴，忙命小丫头子跟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红院中，果有王夫人打发嬷嬷们来，吩咐他明日一早过贾赦这边来，与方才黛玉之言相对。

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与孙家了。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系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算来亦系至交。如今孙家只

有一人在京，现袭指挥之职。此人名唤孙绍祖，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应酬权变，年纪未满三十，且又家资饶富，现在兵部候缺题升。因未曾娶妻，贾赦见是世交子侄，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遂择为东床娇婿。亦曾回明贾母，贾母心中却不大愿意，但想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况且他亲父主张，何必出头多事？因此只说“知道了”三字，余不多及。贾政又深恶孙家，虽是世交，不过是他祖父当日希慕宁荣之势，有不能了结之事挽拜在门下的，并非诗礼名族之裔。因此，倒劝谏过两次，无奈贾赦不听，也只得罢了。

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绍祖一面的，次日只得过去，聊以塞责。只听见那娶亲的日子甚近，不过今年就要过门的，又见邢夫人等回了贾母，将迎春接出大观园去，越发扫兴。每每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听说要陪四个丫头过去，更又跌足道：“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洁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见其轩窗寂寞，屏帐傴然，不过只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姬。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迥非素常逞妍斗色可比。所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



蓼花菱叶不胜悲，重露繁霜压纤梗。

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

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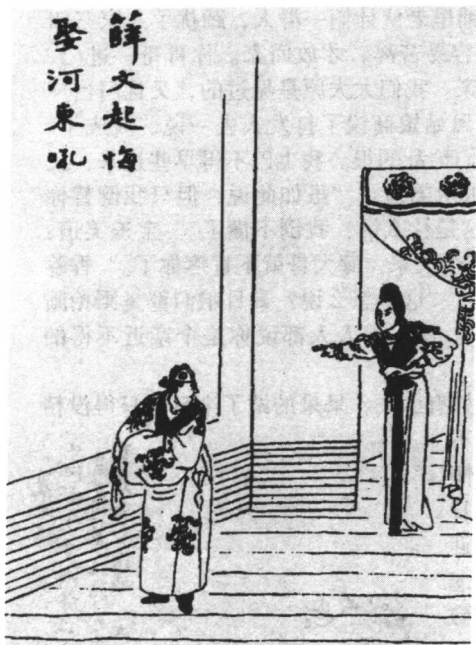
宝玉方才吟罢，忽闻背后有人笑道：“你又发什么呆呢？”宝玉回头忙看是谁，原来是香菱。宝玉忙转身笑问道：“我的姐姐，你这会子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许多日子也不进来逛逛。”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说道：“我何曾不要来。如今你哥哥回来了，那里比先时自由自在的了？才刚我们太太使人找你凤姐姐去，竟没有找着，说往园子里来了。我听见这个话，我就讨了这个差进来找他。遇见他的丫头，说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谁知又遇见了你。我还要问你：袭人姐姐这几日可好？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到底是什么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瞧瞧，这地方一时间就空落落的了。”宝玉只有一味答应，又让他同到怡红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着琏二奶奶，说完了正经话再来。”宝玉道：“什么正经话，这般忙？”香菱道：“为你哥哥娶嫂子的话，所以要紧。”宝玉道：“正是说的是那一家的？只听见吵嚷了这半年，今儿又说张家的好，明儿又要李家，后儿又议论王家的好。这些人家的女儿，他也不知造了什么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议论。”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拉扯别人家了。”宝玉问道：“定了谁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门时，顺路到了个亲戚家去。这门亲原是老亲，且又和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前日说起来时，你们两府都也知道：合京城里，上至王侯，下至买卖人，都称他家是‘桂花夏家’。”宝玉忙笑道：“如何又称为‘桂花夏家’？”香菱道：“本姓夏，非常的富贵。其余田地不用说，单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凡这长安城里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供奉。因此才有这个浑号。如今太爷也没了，只有老奶奶带着一个亲生的姑娘过活，也没有哥儿弟兄。可惜他竟一门尽绝了后。”宝玉忙道：“咱们也别管他绝后不绝后，只是这姑娘可好？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则是天缘，二来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当年又通家来往，从小儿都在一处玩过。叙亲是姑舅兄妹，又没嫌疑。虽离了这几年，前儿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没儿子的，一见了你哥哥出落的这么样，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见了儿子的还胜。又令他兄妹相见。谁知这姑娘出落的花朵似的了，在家里也读书写字，所以你哥

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连当铺里老伙计们一群人，糟扰了人家三四日。他们还留多住几天，好容易苦辞，才放回家。你哥哥一进门，就咕咕唧唧求我们太太去求亲。我们太太原是见过的，又且门当户对，也依了。和这里姨太太凤姑娘商议了打发人去一说，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们忙乱的很。我也巴不得早些过来，又添了一个做诗的人了。”宝玉冷笑道：“虽如此说，但只我倒替你担心虑后呢。”香菱道：“这是什么话？我倒不懂了。”宝玉笑道：“这有什么不懂的？只怕再有人来，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听了，不觉红了脸，正色道：“这是怎么说？素日咱们都是厮抬厮敬，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一面说，一面转身走了。

宝玉见他这样，便怅然如有所失，呆呆的站了半日，只得没精打彩，还入怡红院来。一夜不曾安睡，种种不宁。次日便懒进饮食，身体发热。此皆近日抄检大观园、逐司棋、别迎春、悲晴雯等羞辱、惊恐、悲凄所致，兼以风寒外感，遂致成疾，卧床不起。贾母听得如此，天天亲来看视。王夫人心自悔，不合因晴雯过于逼责了他。心中虽如此，脸上却不露出，只吩咐众奶娘等好生伏侍看守。一日两次带进医生来诊脉下药。一月之后，方才渐渐的痊愈。贾母命好生保养，过百日方许动荤腥油面，方可出门行走。这百日内，院门前皆不许到，只在屋里玩笑。四五十天后，就把他拘的火星乱迸，那里忍耐的住？虽百般设法，无奈贾母王夫人执意不从，也只得罢了。因此，和那些丫鬟们无所不至，恣意要



薛文起悔
娶河东吼



笑。又听得薛蟠那里摆酒唱戏，热闹非常，已娶亲入门。闻得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略通文翰，宝玉恨不得就过去一见才好。再过些时，又闻得迎春出了阁。宝玉思及当时姊妹耳鬓厮磨，从今一别，纵得相逢，必不得似先前这亲热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凄惶不尽。少不得潜心忍耐，暂同这些丫鬟们厮闹释闷，幸免贾政责备逼迫读书之难。这百日内，只不曾拆毁了怡红院，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凡世上所无之事，都玩耍出来，如今且不消细说。

且说香菱自那日抢白了宝玉之后，自为宝玉有意唐突，“怨不得我们宝姑娘不敢亲近，可见我不如宝姑娘远矣，怨不得林姑娘时常和他角口气的痛哭，自然唐突他也是有的了。从此倒要远避他些才好。”因此，以后连大观园也不轻易进来了。日日忙乱着薛蟠娶过亲，自为得了护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责任，到底比这样安静些；二则又知是个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心里盼过门的日子比薛蟠还急十倍呢。好容易盼得一日娶过来，他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

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岁，生得亦颇有姿色，亦颇识得几个字。若论心里的丘壑泾渭，颇步熙凤的后尘。只吃亏了一件：从小时父亲去世的早，又无同胞兄弟，寡母独守此女，娇养溺爱，不啻珍宝，凡女儿一举一动，他母亲皆百依百顺，因此未免酿成个盗跖的情性。自己尊若菩萨，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在家里和丫鬟们使性赌气、轻骂重打的。今儿出了阁，自为要作当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儿时腴腆温柔，须要拿出威风来才

铃压得住人。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举止骄奢，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将来必不能自竖旗帜矣。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桂。他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二字来，凡有不留心误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须得另换一名，想桂花曾有广寒嫦娥之说，便将桂花改为“嫦娥花”，又寓自己身分。如今薛蟠本是个怜新弃旧的人，且是有酒胆、无饭力的，如今得了这一个妻子，正在新鲜兴头上，凡事未免尽让他些。那夏金桂见是这般形景，便也试着一步紧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气概都还相平；至两月之后，便觉薛蟠的气概渐次的低矮了下去。

一日，薛蟠酒后，不知要行何事，先和金桂商议。金桂执意不从，薛蟠忍不住，便发了几句话，赌气自行了。金桂便哭的如醉人一般，茶汤不进，装起病来，请医疗治。医生又说：“气血相逆，当进宽胸顺气之剂。”薛姨妈恨得骂了薛蟠一顿，说：“如今娶了亲，眼前抱儿子了，还是这么胡闹！人家凤凰似的，好容易养了一个女儿，比花朵儿还轻巧，原看的你是个人物，才给你做媳妇。你说不说收了心，安分守己，一心一计，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还是这么胡闹，喝了黄汤折磨人家。这会子花钱吃药白遭心。”一席话说的薛蟠后悔不迭，反来安慰金桂。金桂见婆婆如此说，越发得了意，更装出些张致来，不理薛蟠。薛蟠没了主意，惟有自软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后，才渐渐的哄转过金桂的心来。

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气概不免又矮了半截下来。那金桂见丈夫旗幟渐倒，婆婆良善，也就渐渐的持戈试马。先时不过挟制薛蟠；后来倚娇作媚，将及薛姨妈；后将至宝钗。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每每随机应变，暗以言语弹压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便欲寻隙，苦得无隙可乘，倒只好曲意俯就。一日，金桂无事，因和香菱闲谈，问香菱家乡父母。香菱皆答“忘记”，金桂便不悦，说有意欺瞒了他。因问：“‘香菱’二字是谁起的？”香菱便答道：“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说姑娘通，只这一个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道：“奶奶若说姑娘不通，奶奶没和姑娘讲究过。说起来，他的学问，连咱们姨老爷常时还夸的呢。”

欲知香菱说出何话，且听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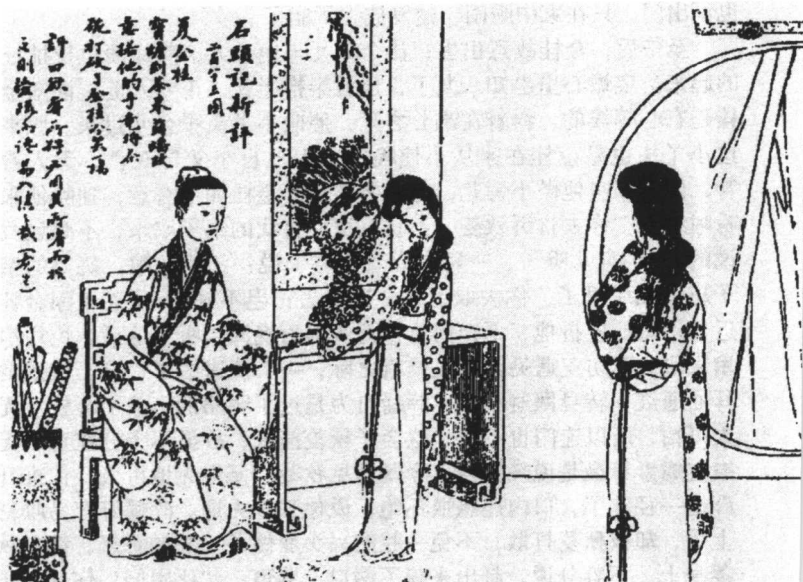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话说金桂听了，将脖项一扭，嘴唇一撇，鼻孔里哧哧两声，冷笑笑道：“菱角花开，谁见香来？若是菱角香了，正经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极！”香菱道：“不独菱花香，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闻呢。就连菱角、鸡头、芡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说，这兰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说到热闹头上，忘了忌讳，便接口道：“兰花桂花的香，又非别的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丫鬟名唤宝蟾的，忙指着香菱的脸说道：“你要死，你怎么叫起姑娘的名字来？”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说：“一时顺了嘴，奶奶别计较。”金桂笑道：“这有什么，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这个‘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换一个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笑道：“奶奶说那里话？此刻连我一身一体俱是奶奶的，何得换一个名字反问我服不服，叫我如何当得起。奶奶说那一个字好，就用那一个。”金桂冷笑道：“你虽说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来不知：当日买了我时，原是老太太使唤的，故此姑娘起了这个名字。后来伏侍了爷，就与姑娘无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越发不与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极明白的人，如何恼得这些呢？”金桂道：“既这样说，‘香’字竟不如‘秋’字妥当。菱角菱花皆盛于秋，岂不比香字有来历些？”香菱笑道：“就依奶奶这样罢了。”自此后遂改了“秋”字。宝钗亦不在意。

只因薛蟠是天性得陇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见金桂的丫头



宝蟾有三分姿色，举止轻浮可爱，便时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宝蟾虽亦解事，只是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觉察其意，想着：“正要摆布香菱，无处寻隙。如今他既看上宝蟾，我且舍出宝蟾与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疏远了。我再乘他疏远之时，摆布了香菱，那时宝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处了。”打定了主意，俟机而发。这日薛蟠晚间微醺，又命宝蟾倒茶来吃。薛蟠接碗时故意捏他的手，宝蟾又乔装躲闪，连忙缩手。两下失误，豁啷一声茶碗落地，泼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说宝蟾不好生拿着，宝蟾说：“姑爷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两个人的腔调儿都够使的了。别打量谁是傻子！”薛蟠低头微笑不语，宝蟾红了脸出去。一时安歇之时，金桂便故意的撵薛蟠：“别处去睡，省的得了馋痨似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么和我说，别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听了，仗着酒盖脸，就势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宝蟾赏了我，你要怎样就怎样。你要活人脑子，也弄来给你。”金桂笑道：“这话好不通！你爱谁，说明了，就收在房里，省得别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么呢？”薛蟠得了这话，喜的称谢不尽。是夜曲尽丈夫之道，竭力奉承金桂。次日

也不出门，只在家中厮闹，越发放大了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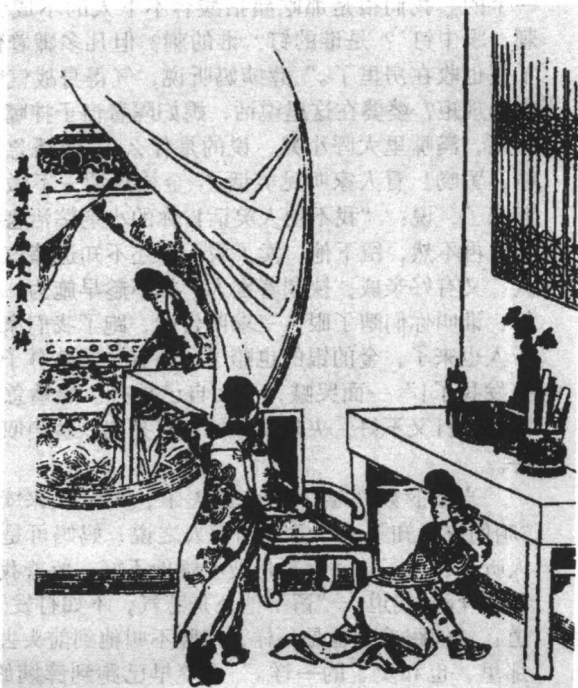
至午后，金桂故意出去，让个空儿与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来。宝蟾心里也知八九了，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谁知金桂是有意等候的，料着在难分之际，便叫小丫头子舍儿过来。原来这小丫头也是金桂在家从小使唤的，因他自小父母双亡，无人看管，便大家叫他做小舍儿，专做些粗活。金桂如今有意，独唤他来吩咐道：“你去告诉秋菱，到我屋里，将我的绢子取来，不必说我说的。”小舍儿听了，一径去寻着秋菱，说：“菱姑娘，奶奶的绢子忘记在屋里了，你去取了来，送上去，岂不好？”秋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挫折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听了这话，忙往房里来取。不防正遇见他二人推就之际，一头撞进去了，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红，转身回避不及。薛蟠自为是过了明路的，除了金桂，无人可怕，所以连门也不掩。这会子秋菱撞来，故虽不十分在意，无奈宝蟾素日最是说嘴要强，今既遇见秋菱，便恨无地可入，忙推开薛蟠一径跑了，口内还怨恨不绝，说他强奸力逼。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却被秋菱打散，不免一腔的兴头变做了一腔的恶怒，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说，赶出来啐了两口，骂道：“死娼妇！你这会子做什么来撞尸游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两步，早已跑了。薛蟠再来找宝蟾，已无踪迹了。于是只恨的骂秋菱。至晚饭后，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时，不防水略热了些，烫了脚，便说秋菱有意害他。他赤条精光，赶着秋菱踢打了两下。秋菱虽未受过这气苦，既到了此时，也说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开。

彼时金桂已暗和宝蟾说明，今夜令薛蟠和宝蟾在秋菱房中去成亲，命秋菱过来陪自己安睡。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说他嫌腌脏了，再必是图安逸，怕夜里伏侍劳动。又骂说：“你没见世面的主子，见一个爱一个，把我的丫头霸占了去，又不叫你来，到底是什么主意？想必是逼死我就罢了！”薛蟠听了这话，又怕闹黄了宝蟾之事，忙又赶来骂秋菱：“不识抬举，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无奈，只得抱了铺盖来。金桂命他在地下铺着睡，秋菱只得依命。刚睡下，便叫倒茶，一时又要捶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总不使其安逸稳卧片时。那薛蟠得了宝蟾，如获珍宝，一概都置之不顾。恨得金桂暗暗的发恨道：“且叫你乐几天，等我慢慢的摆弄了他，那时可别怨我！”一面隐忍，一面设计摆弄秋菱。

半月光景，忽又装起病来，只说心痛难忍，四肢不能转动，疗

治不效。众人都说是秋菱气的。闹了两天，忽又从金桂枕头内抖出个纸人来，上面写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针钉在心窝并肋肢骨缝等处。于是，众人当作新闻，先报与薛姨妈。薛姨妈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乱起来，立刻要拷打众人。金桂道：“何必冤枉众人？大约是宝蟾的镇魔法儿。”薛蟠道：“他这些时并没多空儿在你房里，何苦赖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还有谁？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虽有别人，如何敢进我的房呢？”薛蟠道：“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问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问谁？谁肯认？依我说，竟装个不知道，大家丢开手罢了。横竖治死我也没什么要紧，乐得再娶好的。若据良心上说，左不是你三个多嫌我。”一面说着，一面痛哭起来。薛蟠更被这些话激怒，顺手抓起一根门闩来，一径抢步，找着秋菱，不容分说，便劈头劈脸浑身打起来，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叫屈。薛姨妈跑来禁喝道：“不问明白就打起人来了！这丫头伏侍你这几年，那一时不小心？

他岂肯如今做这没良心的事！你且问个清浑皂白，再动粗卤。”金桂听见他婆婆如此说，怕薛蟠心软意活了，便泼声浪气大哭起来，说：“这半个多月，把我的宝蟾霸占了去，不容进我的房，惟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问宝蟾，你又护在头里。你这会子又赌气打他去。治死我，再拣富贵的标致的娶来就



是了，何苦做出这些把戏来？”薛蟠听了这些话，越发着了急。

薛姨妈听见金桂句句挟制着儿子，百般恶赖的样子，十分可恨。无奈儿子偏不硬气，已是被他挟制软惯了。如今又勾搭上丫头，被他说霸占了去，自己还要占温柔让夫之礼。这魔魔法究竟不知谁做的？正是俗语说的好，“清官难断家务事”，此时正是公婆难断床帏的事了。因无法，只得赌气喝薛蟠，说：“不争气的孽障，狗也比你体面些！谁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头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说霸占了丫头，什么脸出去见人？也不知谁使的法子，也不问清就打人。我知道你是个得新弃旧的东西，白辜负了我当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该打。我即刻叫人牙子来卖了他，你就心净了。”气着，又命：“秋菱，收拾了东西，跟我来。”一面叫人去快叫个人牙子来：“多少卖几两银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钉，大家过太平日子！”薛蟠见母亲动了气，早已低了头。金桂听了这话，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卖人，不必说着一个、拉着一个的。我们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么‘拔去肉中刺、眼中钉’？是谁的钉？谁的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丫鬟也收在房里了。”薛姨妈听说，气得身战气咽，道：“这是谁家的规矩？婆婆在这里说话，媳妇隔着窗子拌嘴！亏你是旧人家的女儿，满嘴里大呼小喊，说的是什么！”薛蟠急得跺脚，说：“罢哟，罢哟！看人家听见笑话。”金桂意谓一不做，二不休，越发喊起来了，说：“我不怕人笑话！你的小老婆治害我，我倒怕人笑话了？再不然，留下他，卖了我。谁还不知道薛家有钱，行动拿钱垫人，又有好亲戚，挟制着别人！你不趁早施为，还等什么？嫌我不好，谁叫你们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们家做什么去了？这会子人也来了，金的银的也赔了，略有个眼睛鼻子的也霸占去了，该挤发我了！”一面哭喊，一面自己拍打。薛蟠急得说又不好，劝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噎声叹气，抱怨说运气不好。

当下薛姨妈被宝钗劝进去了，只命人来卖香菱。宝钗笑道：“咱们家只知买人，并不知卖人之说，妈妈可是气糊涂了。倘或叫人听见，岂不笑话？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唤，我正也没人呢。”薛姨妈道：“留下他还是惹气，不如打发了他干净。”宝钗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样，横竖不叫他到前头去。从此，断绝了他那里，也和卖了的一样。”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妈跟前，痛哭哀求，